

我在这里 等着你回来

二芮

小时候上自习课，老师一进来，睡觉的也起来了，偷偷吃东西的也放下了，巴不得老师说“我有事出去一下，你们自己写作业”。于是，睡觉的继续倒下，吃东西的继续嚼……就像大观园的小儿女们不欢迎贾政，《红楼梦》第22回一家人趁着元宵佳节猜谜取乐，贾政“见贾母高兴，况在节中，晚上也来承欢取乐”，结果因为贾政在，“宝玉惟有唯唯而已，湘云等健谈的也自缄其言……一席虽是家常取乐，反而拘束不乐。”当贾母顺应民心打发贾政走后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没办法，那些与秩序、现实、权威有关的人和事，难免无趣，可碍于情面或规矩又不能请他们离开，只好被动的等待。

《追忆似水流年》里的小普鲁斯特，睡前渴望母亲的吻，可他父亲和外祖父都简单粗暴地打发他上床睡觉去，“他就像连盘缠没领就上路的人，一进卧室，就把百叶窗合上，抖开被窝，好像为自己挖好墓坑，然后像裹尸样换上睡衣。”敏感的小普鲁斯特，每天晚上都处在诸如此类的煎熬之中——巴巴地等待母亲身边的人消失，要是他的父亲，要是他家那些络绎不绝的客人，只有那些人都离开了，他才得以独享母亲的爱抚和温情。于是他经常在尚未葬身铁床之前萌生反抗的念头，要施个囚犯惯施的诡计，给母亲写一封信，说要有要紧事当面禀告，请她上楼来见他……

有一句歌词是“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”，等人回来的感觉或悲苦或欢欣，未必堂皇却可以是积极的。相反，等一个人离开的感觉就比较尴尬了，有点暗搓搓地上不了台面。正因为等一个人走比等一个人来更令人望眼欲穿，即便表面上不得不“闲敲棋子落灯花”的佯装无所谓，但心里已经火烧火燎惊涛骇浪，盼着他离开、消失。所以内心戏才更复杂，情节上会更具冲突和戏剧性。美剧《致命女人》的编剧就很会利用这个戏剧性，在最后一集里，Beth Ann已经策划好借刀杀人，门铃响了，来的却不是提枪来杀她老公的家暴邻居，而是情敌兼闺蜜April，她的在场可能会羁绊或扰乱计划，此处观众和Beth一样在心里尖叫：April快走啊！

而有的故事里并没有那个“多余的人”，与其说是等着一个人的离开，不如说等着这个尴尬的局面结束。就像克莱尔·吉根的小说《爱在高高的草丛》科迪莉亚和她的医生情人约定，等他十年，他的孩子们长大了，他就离开妻子来找她。十年没有出门的科迪莉亚等得头发都白了，她终于走出家门去赴约，但医生妻子已经破译了他们的约会密码，先他一步到了约会地点，等医生到达以后，小说里写道：“医生因为吃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好像那是事故现场，而他来得太迟了，心里知道如果他来得早一些，也许可以做点儿什么。在他们身后，海浪永不停歇地翻卷着，他们一起听着潮水声，海浪声，数着剩下的时间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，所以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说。三个人就这样坐在那儿等着：科迪莉亚、医生、他的妻子，三个人都在等，等一个人离开。”

春山鸟鸣

江红波

“吁，吁——”，栖居在桃源的山坞口，鸟儿的欢快愉悦，已经在耳畔浅吟低唱了好几天。长长短短，远远近近，呼朋引伴，它们真是快乐，在这立春时节。

抬头看窗外，天色已经很亮，隐约的车声，由远及近，然后远去，想必是消失在风中了。我不想起身，不想出门，其实，是不能出门。宅家，不添乱，也是为着社会稳定做贡献。

鸟儿不知人间事，它们却依然每天在树林里歌唱，人间的喜怒哀乐，跟它无关。

门口沿着山脚一小片连绵的竹园，有鹤立鸡群一般高大的落叶乔木。鸟的叫声，从哪里传出来的？我看不到，只能隐约的去聆听，去猜想它身姿的俊俏和灵巧，去想它的喙是红的还是绿的，还有光洁的羽毛，带着色的。它有着自由的生活，真好。这棵树枝，那丛竹桠，只要乐意，“呼”地就飞过去了。

好听的声音，是雄鸟唱出来的吧？很多年前，外公还年轻，背着大竹篮山上割兔草，拎着双层的鸟笼去栈鸟。鸟笼里的是雄鸟，歌声委婉而动听，多情而温柔，是鸟国好声音。山峦林间的同伴听到，都忍不住飞过来。雌鸟过来看帅哥，雄过来保护爱情、宣誓领地。

《边城》里，爷爷对翠翠说：“你喜欢听歌，当年你妈，就是因为唱歌唱出了你！”美妙的歌声，总是让人遐想。课文上了很多遍，我不知道翠翠的父亲——那个边防军人唱了什么曲子，唱出了翠翠。也不知道谁送，唱了什么歌，让天保远走他乡，翠翠飘起来了摘到山崖上的虎耳草。歌声的美妙的，带着青春带着爱。鸟的歌声，应该是这样的吧？

春鸟的歌唱，肯定是一样的美妙。只是我有幸生而为人，自以为不是动物，忘了鸟语。少年时，高兴的时候，林间行走，耳闻鸟儿啼鸣，情不能自己，学了一声鸟叫。那时的心情，肯定是美好的。鸟声诱惑了人，人恍惚变成了鸟。

我喜欢鸟的歌唱，喜欢它们在枝头的蹦跳或飞行。才疏学浅，模仿不了它们的声音，识别不了几种，那斑鸠、画眉、喜鹊，都是家乡常见的鸟儿。渔梁古街行走，看到老屋檐下板壁墙上挂着鸟笼。画眉时而静默，时而歌唱，对游客的路过，它们是见怪不惊，自顾自己的情调。它们肯定没有我们前竹林里快乐，竹林疏密有致，还有高大的树，可以展现漂亮的身姿，可以隐藏羞涩的笑脸，并肩齐飞恩爱秀，都是挺好的事情。

这些，我只能是想。站在窗户外，看着竹林看着树，还有横窗而过的各种线，黑的黄的红的绿的，醒目是醒目，却让我的绿竹林，被硬生生的隔成不规范的图案。鸟儿似乎被吓到了，它们习惯的是翠绿或是灰黑，能够容易与之融为一体。

鸟儿的啼唱，每一声里，都是春的气息，都是呼朋引伴，展现自我的美好。生活在尘世，该展示自己的时候，是要展示的，不然，谁知道你在那里呢？鸟儿靠的是声音，然后是外表，唯有出类拔萃、与众不同，才能吸引它的注意。它们不需要勾心斗角，相互猜忌，只是安心地梳理好自己的羽毛，响亮自己的歌喉，人却不行。

生活于尘世，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悲情与忧伤、不幸与无助，然后才有唐人杜甫的“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”，李华的“芳树无人花自落，春山一路鸟空啼”。那份心情，可以意会，无法言状。文人的寂寞与哀愁，谁知道呢？谁又不知道呢？

鸟声是什么时候消失的，我不知道。只知道当太阳开始明朗的时候，路上的车来往多的时候，鸟声就稀疏，竹林归于平静。它们，去哪儿了？相互打理羽毛，还是去觅食？春天来了，鸟儿歌唱了，虫子、蝴蝶也在歌声中醒来了。当啼唱迎来了朝阳，双栖双飞，也就成为他人期许的美景。



解欣欣 作

十四朵玫瑰花

王金桥

庚子新春，江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断蔓延，致使全民皆防。没有假期的日子，我一直驻镇工作，妻子在卫计机关上班，每天要加班到晚间十点。和大多数同事一样，彼此除了电话和微信交流，聚少离多。

我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，就在这个时候。十四年了，对，是十四年，我该送给妻子十四朵玫瑰花。

按照往年的惯例，我定会走进县城那家老牌花店，美丽大方的店主定会热情地问：“今年该买十几朵啦？”

“十四朵。”我说。

店主肯定会高兴地解释花语：“十四朵，好啊！一生一世，你是我的骄傲。”

可是，今年我在小镇未能如期回家。即便回家，县城的花店因疫情也已全部关停。

“一生一世，你是我的骄傲。”我用微信发了十四朵玫瑰花给妻子，并附上了花语。

看着手机屏幕上我和妻子的锁屏合照，一年来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。

这一年，妻子通过全国资格考试成为高级会计师并获评副高职称。每天工作回家，妻子一边陪辅阿珏做作业，一边自学。她说，哪怕自己考不好，也算是给儿子做表率了。我知道，妻子只要认定的事，绝对能做到，做好。我陪她去合肥考试，她只说一般般。结果成绩公布出来，全省靠前。儿子说，妈妈真是好样的！

这一年，我工作上第二次立上三等功。脱贫攻坚工作仍是我工作相当重要的部分，处在攻坚拔寨的关键时刻，不能松一口劲。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，必须提前去谋划。皖西南重镇的每一项工作都不能落下，我和同事们并肩奋斗、前行，加之离家较远，顾家顾儿子便成空话。每次从家中返回镇上，妻子都会送上一句：路上开车注意安全，好好干工作就行，家中有我呢！我常常想，这应是我能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动力源泉。

这一年，阿珏学习进步很大，各方面平衡成长。自他进入初中后，课程多了，节奏快了，时间紧了。起初，妻子和儿子的压力都大了起来。早起晚睡，衣食冷暖，妻子在短暂地适应后，总能将儿子的学习和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。

这些，无不是妻子在默默努力和辛苦付出的结果。我再次打开微信，看着刚刚发送的十四朵玫瑰花，双眼竟模糊起来，那朵朵鲜红的花儿，如同工作和生活赐予妻子的一枚枚奖章啊。

庚子新春，我第一次欠了妻子的玫瑰花，十四朵。我还欠妻子，一个真实的紧紧的拥吻。